

上午 咖啡 下午 茶

贾平凹 等著

咖啡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茶是中国文明的结晶。

西方文学以咖啡相伴，中国文学以茶为灵感。

在中国，男人喜品茶，女人爱咖啡；

在西方则反之，男人爱咖啡，女人喜红茶。

咖啡是一种境界，茶是另一种境界。

咖啡与茶究竟有着怎样的灵魂与内涵？

SHANGWU KAFEI XIAWU CHA

I16/79

2008

上午 咖啡 下午茶

贾平凹 等著 柳海燕 编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午咖啡下午茶/贾平凹等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80214-114-8

I. 上… II. 贾…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6993 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话:(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65244792 65126372(编辑部)

网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123456@tjpress.com(出版社) 65244790@tjpress.com(投诉)

65228880@tjpress.com(投稿) 65133603@tjpress.com(购书)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装:三河东方印刷厂

开本:170×230(毫米) 1/16

印张:13.25

字数:195 千字

印数:8000 册

版次:2008 年 1 月 第一版

印次:2008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14-114-8/I·141

定价:22.00 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声 明

《上午咖啡 下午茶》一书，经过资料的多方收集，繁复的挑选和精心的编辑，终于可付梓出版。编者心中喜悦自是不可言状。咖啡与茶之话题，自古至今，由中而外，延绵不绝。然名师大家之见解却是匠心独运，高屋建瓴。衷心希望此书的出版能给需要它的读者带来真正的裨益，能给喜欢它的读者带来心灵的愉悦。

书中收录的文章，其作者我们绝大部分已取得联系并获得授权。但仍有一些精妙的美文；我们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却又实在不忍割爱，就先行用之。在此，我们对这些作者及家属表示歉意，并敬请他们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以便获得稿酬与样书。

联系人 方 莉

电 话 (010) 65126372

目 录 CONTENTES



咖 啡

苦东西，与好朋友分享	卢非易	3
17 世纪下半叶咖啡进入欧陆的历史	张 耀	6
咖啡旅行	陈丹燕	11
咖啡之旅	韩承煊	36
我的卡布基诺与情人一起喝咖啡	时 丽	47
咖啡馆的余音	冯亦代	54
咖啡馆的老人	张楷模	58
婚姻美咖啡	舒 婷	61
异乡咖啡缘	尤 今	63
咖啡香飘三百年	冯骥才	65
咖啡与伴侣	宇 秀	67
喝卡布基诺的女人	宇 秀	71
泡咖啡馆其实就是泡故事	王世彦	77
在巴黎的咖啡馆里	宋 梓	80
与咖啡温存	宋 梓	83
喝茶，还是咖啡	沈嘉禄	85
咖 啡	马国亮	87
咖啡与茶	张 洪	90
咖啡馆的大亨	理查德·斯梯尔	92

茶

品茗与饮牛	冯亦代	97
俗客谈茶	秦瘦鸥	100
茶在英国	萧乾	102
关于苦茶	周作人	106
茶	钟敬文	108
敝乡茶事甲天下	秦牧	111
水乡茶居	杨羽仪	115
斗茶散论	牟元珪	117
风庐茶事	宗璞	121
佳茗似佳人	何为	123
喝茶	周作人	125
大碗茶之歌	绿原	127
初试美人舌	洛夫	131
坐茶馆	舒湮	133
咏茶味人生	凯亚	137
茶之梦	忆明珠	139
喝茶	苏雪林	141
枯肠搜尽数杯茶	田望生	143
武夷赏茶	袁和平	145
茶和交友	林语堂	148
谈茶	吴秋山	153
寻常茶话	汪曾祺	155
惠泉吃茶记	姚雪垠	159
茶	马国亮	162
喝茶	梁实秋	165
吃茶文学论	阿英	167
茶禅闲话	葛兆光	169
茶禅续语	葛兆光	173
茶诗四题	林林	177
再论吃茶	周作人	181
品茶	贾平凹	184
喝茶	杨绛	187
中国人与茶	钱歌川	189
外国人与茶	钱歌川	192
粗饮茶	张承志	197
茶话	周瘦鹃	205

咖啡

在大千世界，你争我夺的社会里，什么滋味的咖啡都有，那得看你怎么调，想让生活变甜，就得自己去拼搏，去奋斗，用自己的努力收获的糖，加在自己的咖啡里。

咖啡就像自己的生活，生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前面也许是万丈深渊，这就需要我们及时调头了，走上平坦的路。因此咖啡不止有甜，同时也有苦涩。



苦东西，与好朋友分享

卢非易

英国重茶轻咖啡

印象中的印度人都是喝茶，特别是奶茶。萨吉亚提雷的电影里处处可见。英国人设东印度公司，最大宗产品就是茶，加尔各答和孟买既是转运地，当然也喝茶。不过印度茶比英国甜得多，奶味又重，简直不像在喝茶。这可能与印度人嗜甜有关。印度馆子里的甜点和中东糕饼店的甜食，不仅做法像，而且一样甜得叫人没法下口。

其实印度人也喝咖啡的，咖啡从埃塞俄比亚开始，沿着印度洋传至中东和印度，时间远比茶传到英国要早。到现在，南方印度还喝着咖啡。这或许和产地有关，咖啡算是热带植物，必须又热又湿，海拔又高的地方才种得出好咖啡，难怪哥伦比亚、巴西的咖啡举世闻名。

南印度、印尼和马来西亚也出咖啡，可惜质地差一些，可能是产地海拔不够高。

英国可能是西方少数重茶轻咖啡的国家。午茶那一套，优雅得近乎繁琐的仪式，几乎成了帝国遗风的象征。英国人骂顽固的保守派为“硬得像柏油路沙砾层的保皇党”。而这些保皇党出现在讽刺漫画里的造型，经常就是礼帽、雪茄及身倚午茶桌旁。

午茶几乎成了英国人的刻板印象，美国电视里出现英国人角色，多半都要安排她喝上两杯茶，比如珍·西摩儿。高傲的英国人混迹美国，也还是坚持喝茶，一再声称自己没法享受咖啡。

咖啡馆像大学

英国人其实是喝咖啡的，至少在十七八世纪是。当时，咖啡被认为是哲思饮品的民主的象征。伦敦的咖啡馆充斥着文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只要花上几分钱，人人都可以踏进烟雾弥漫的咖啡馆，处处听见丘吉尔或萧伯纳式的英国机智隽语，所以咖啡馆又被称作是“一分钱大学”（Penny Universities），并且有文为证：“大学之伟大，吾思莫如于此，入此地可身如学者，惟仅费一文钱。”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台北咖啡馆流行情人座，在压抑的环境里提供亲密空间，这其实可以远溯至十七八世纪的英国咖啡馆。当时的咖啡馆为求有别于一般乡村酒肆的散座一室，特别隔出一排包厢座。今天纽约一些老式卖咖啡和欧式早餐馆子，也还保留着这种包厢设计。侍者穿梭其间，续添咖啡。旁边有个镶铜边的小盒子，上镌“保证机敏”（To Insure Promptness），翻成今日现行语言，就是小费的意思。这也是给小费这种阶级社会恶习的起源。英国咖啡馆一直流行到皇家股票交易所的时代。股市经纪人一下班就往咖啡馆去，一直到今天，伦敦交易所的职员还被唤作“侍者”（Waiter），像咖啡馆的跑堂一样。

可惜东印度公司出来后，大力推广喝茶。因为一则冲泡容易，在家只要烧上开水就行，不像咖啡，又焙又磨又煮；再则是经济上划算，有殖民产地可以剥削，船运又快捷方便，不像从中东亚洲进口咖啡那样昂贵麻烦。

文化随着经济走，咖啡文化在英国算是完蛋了，只剩下一些咖啡馆，让学者当做是“后复辟时期”英国建筑来研究。

英国咖啡没落，爱尔兰倒还保留一点成绩，至少翻开饮品单，还可以发现“爱尔兰咖啡”。“爱尔兰咖啡”的特色在加入了一小杯的威士忌，想必是强调祛寒保暖的功用，就连特别盛用的高脚杯也都是先温过的。

爱尔兰又冷又湿又多雨雪，冬天不喝点酒就没法在路上走。电影或文学作品和俄国的一样少不了有几个酒鬼混在里头。

美酒加咖啡

咖啡里头加酒，其实并不罕见，欧式咖啡比如 Cafe Brulot 就以加白兰地著名，效果一样刺激，并且还甜一些，尤其又放进肉桂丁香橘皮，小小一杯不加水，浓缩得像喝川贝枇杷膏。

从前国语歌里有一首情歌《美酒加咖啡》，大概是作者自我推想，取其又苦又醉人的可能性，不知道真正加起来的结果是甜得恼人。

20 世纪 50 年代台湾还在美军文化的影响下，美式咖啡就算是顶尖时髦，还没其他啰哩吧唆的讲究。

咖啡加肉桂还有一款，叫“帝王咖啡”，有时也叫“东方咖啡”，大概因为肉桂是从中国和中南半岛传去的关系。做法是将肉桂条泡入咖啡一小时，喝起来像加了一味不知名的中药。

肉桂在中国烹饪里用得不多，就是用了也大都食而不察。到了西方，肉桂反倒流行起来，特别是制作糕点，几乎都少不了它，比如肉桂苹果糕。花草茶里也

少不了肉桂，甚至酒里也有可能。有一次到加拿大卡尔格利滑雪，赫然在圣诞节蛋酒里，发现一段肉桂条。

咖啡加八角

咖啡加料，顶多就是糖和牛奶，像加肉桂这一类东西，简直就是创举。不像花草茶，什么都加得进去。这可能是因为咖啡本身味道已经很强，很难另添风味。不过勇于试验的还是不少。纽约格林威治村一家著名乐馆“蓝调”的对面，就有一家咖啡屋以口味多款著名。

这家咖啡屋以老旧的纽约时报糊墙，映着昏黄灯泡，透出纽约客老气横秋的气派，吸引一堆日本观光客排队。我们每次光顾，一定要点个不同名字的饮料尝鲜，边喝边猜成分。有一次喝到一种熟极却无从说出的味道，结果在杯底找到了答案——中国菜里常常用的五香八角。

咖啡其实是香味强于口味，如果不加上糖和奶精，实在算不上一种好喝的饮料，只适合冬天出游，在外头冷得半死时叫一杯来取暖。在美国，热饮料几乎没有，只有咖啡热腾腾的香气，格外使人精神一振。我几次喝咖啡的美好印象，几乎都和冷天有关，与“望梅止渴”的救急意义其实颇一致。

当然，喝咖啡还有另一层精神意义，它可以帮助群体认同，建立群体情调。50年代的“野人”和“明星咖啡屋”到现在都还是那一代人常挂嘴边，证明自己存在主义身份的口令，用来倚老卖老和瞧不起下一代。

我有一次到芝加哥大学附近咖啡馆吃早餐，赫然发现满室男女西装革履，架着眼镜读报看书，偶尔优雅地轻声细语讨论政经。印象之深，使我日后一听见芝加哥学派，立刻觉得空气中嗅得出那天早晨的咖啡气味。

17 世纪下半叶咖啡进入欧陆的历史

张 耀

咖啡最早的故乡离欧洲大陆十分遥远，而且来历扑朔迷离。

如果从近代举世著称的奥地利、法国、意大利等地的咖啡馆名城追根寻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它最初由巴尔干半岛陆路和大西洋海路分头进入欧洲的历史。这两条相隔千里的“咖啡之路”都曲折地通向一个“东方”的起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不过，1505 年征服西亚和埃及的土耳其人，虽然算得上世界最早嗜饮咖啡的民族，他们远征的铁蹄和商旅使当时在阿拉伯半岛种植的咖啡超越了旧日疆界，成为流行整个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高级饮料。但是，这里和阿拉伯半岛都还不是咖啡的原始发源地，故事的真正前奏还是在奥斯曼帝国崛起前的东非热带海岸拉开序幕的。

关于咖啡最早的传闻，源于 13 世纪中叶，各个文化对咖啡的起源都有自己的传说版本。

在阿拉伯地区流传一个奇闻：著名宗教人物奥尔士曼被人陷害，被放逐到人迹罕至的野山戈壁。那里气候酷热，没有任何人知道有什么植物可以果腹。饥饿至极的奥尔士曼只能在岩石间的灌木丛里采撷一种从未见过的红色果实烧煮充饥。没想到这种野果芳香而又苦涩的汤汁竟然使他和已濒临死亡的同伴恢复了生气和精力。一些被放逐在荒山里的麻疯病人远循着香味聚拢过来，喝了他煎熬的黑色汤汁后，也奇迹般地减轻了病痛，逐渐康复。

消息传开，石破天惊，信教的人们都把这看成是神圣的阿拉显灵，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国君哈里发还恭请无罪的奥尔士曼重返故里，并奉送一座宫殿，表彰他发现神树的功勋。据传，由此而栽种的植物就是人们后来熟悉的咖啡树。这只是当地许多咖啡传奇中的一例。有的传闻更把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描写成有史以来喝咖啡的第一人。

在欧洲人的传说里，它的发现又被归功于最早前往阿拉伯半岛也门创立修道院的传教士们：他们发现自己喂养的家畜兴奋反常，彻夜跳跃不眠，循着放牧的路线，细细查寻，才在无意中发现了路旁这种具有神奇刺激作用的植物……

传说众口纷纭、风靡世界的咖啡，起源史上却有一个迷云笼罩的“空白”。咖

啡兴奋提神的魔力更使它从开始就蒙上了一层神秘化的原始面纱，对于它的摇篮时期，历史学家们所知甚微。严格地说，西方对咖啡的认识是从16世纪以后才开始的。尽管中世纪十字军东征以后，西欧对近东和阿拉伯地区兴趣日浓，“东方旅行”十分时髦，但从最早横跨欧亚的马可·波罗到其他东行传教士和商旅的报告里都未发现有关咖啡的只言片语。直到1582年，留学意大利的医生和植物学家列奥哈特·豪沃尔夫（Leonhart Hauwolf）才在东方札记里第一次提到生长在也门的咖啡树。至于咖啡这个字眼，最早在欧洲出现于1609年的英国报纸上。另一方面，在咖啡的故乡东非以及阿拉伯地区，除了口头流传的故事外，人们也很难找到15世纪以前咖啡的足迹，可靠的记载寥寥无几。

跟沿袭千年的东方茶文化相比，咖啡文化的历史可谓相当短暂，且身世模糊，虽然它在西方文明发展中的地位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流行饮料。正是为此，信奉欧洲中心主义的早期西方历史和宗教学者都想方设法，引经据典，力图把它的历史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否定它的东方“血统”。他们对《圣经》和古希腊故事“考证”连篇，论定《荷马史诗》中美女海伦娜用来引诱众英雄的“黑汤”就是咖啡。《日约》里的圣人也曾尝过咖啡，一下子把咖啡历史推前了几乎两千年，而且理所当然的属于欧洲古文明的一部分。

这种现在看来近乎荒唐的“历史学论著”，让人想到这些自负的学者们当年讳言的一个现实乃是欧洲人格外重视的饮料文化，实际上大都源于其他古老的文明地区。咖啡、可可、茶，没有一种流行的非酒类饮料植物是在欧洲大陆土生土长的！

今天，咖啡的起源地已被专家们公认为在东非埃塞俄比亚的高热山区，对于久闻殖民时代以来拉丁美洲咖啡之国盛名的普通人来说，这也许很陌生。不过，在这红海沿岸遗留下来的古老地名卡发省（Kaffa），让人联想到它作为咖啡发祥地的正宗地位。在赤道附近的高原、湖泊和群山峭崖之间，曾密密生长着百年绵延的大片缀满红果的灌木丛——野咖啡树。由于史料的缺乏，人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当地土著居民始终对这种神秘的植物敬而远之、保持距离。在可以找到的最久远的阿拉伯文记载里，咖啡也是作为药物甚至毒品出现的。没有人知道，具体在什么时候，又是谁，最早把这种咖啡树越过海峡带到了隔海相望的阿拉伯半岛，在也门大面积栽种，出售，使它慢慢成为当地风行一时的日常饮料。也许是一个周游四方的阿拉伯调料商人，或是到处浪迹的叙利亚的毒品贩，或是一个水手……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咖啡离开它孤寂的高原走向广阔的世界，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影响这个世界的命运就这样被确定无疑了。

咖啡树在也门的土地上生长出人意的茂盛，下种后4年才能收获的咖啡豆连年高产，跻身于咖啡业的雄心勃勃的商人们，不再满足于从圣地麦加到开罗的

阿拉伯市场。当15世纪盛极一时的阿拉伯帝国日趋没落的时候，“阿拉伯的咖啡豆”却跃跃欲试地跨出了国界。恰在此时，北部强大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大军南下，占领了开罗和东非的大部分地域，土耳其人嗜饮咖啡的传统也就由此开始了。在这之后的整整一个世纪，奥斯曼帝国直至地中海巴尔干半岛的广大疆域，发达的贸易，加上对欧洲中心奥地利等国不断的大规模军事攻势，为咖啡向西方的扩展打开了方便之门。

1530年，帝国北方的大马士革出现了第一家咖啡馆。1554年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咖啡已经成为街谈巷议中的“黑色金子”，十分流行。短短数年间，从古老的君士坦丁堡到高加索，从波斯湾到布达佩斯，在整个帝国的两百多个城市都拥有不同数量的咖啡铺，而连接这些城市的穿过沙漠荒野的道路沿途也到处都有可以移动的“咖啡帐篷”，为络绎不绝的商旅和军队服务。

另一方面，从海上和陆路涌向近东的越来越多的西方探险家、商人和外交官也开始频频拜访街上浓香扑鼻的“土耳其咖啡馆”，兴奋不已地把褐色的咖啡豆当做一种新发现的东方奢侈品，经各种渠道带回自己远在地中海另一端甚至濒临大西洋的故国。

在咖啡西行的漫漫路途上，曾隶属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港城威尼斯和隔着亚得里亚海相对的杜布尼可港（Dubrovnik）以其多达180艘海轮的庞大船队，扮演了最初中介贸易的主角。

据记载，1596年从威尼斯寄往荷兰的一包样品，曾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人见到过的最早咖啡豆。有传说，因为当时咖啡在西欧十分稀罕，最初竟还有德国家庭主妇用鸡汤来做咖啡的笑话。据学者推测，在16世纪末繁荣的调味原料进出口贸易中，有不少来自东方的咖啡豆开始经贸易发达的威尼斯源源不断地进入欧陆。

咖啡在欧陆上流社会，尤其是新兴的城市有产阶级沙龙里大受欢迎。渴望开拓市场和冒险的西方海上贸易商人，由此一发而不可止，用远洋海船把土耳其咖啡长途辗转运往西欧各地。

1624年后，大批咖啡陆续到达阿姆斯特丹、汉堡、伦敦、马塞等重要港口。但由于路程遥远和当时海运能力的限制，咖啡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的另一个主要途径是经过跨越东部巴尔干半岛的陆路。不过在这条大道上，最先奔驰的却是奥斯曼帝国大举西征的战车。地处中欧的奥地利帝国是抵挡弯刀横扫东欧的土耳其人进入阿尔卑斯山腹地的最后防线，同时无意中也成为接受“东方”式咖啡文化的前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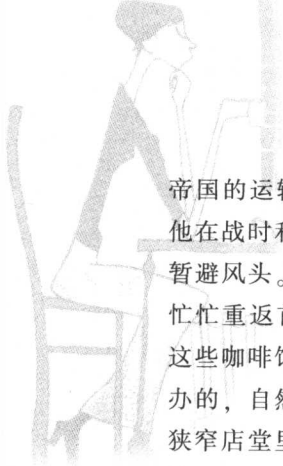
自1529~1683年，奥斯曼大军几度挥师西进，兵临维也纳城下，围攻这个中欧头号帝国的首都达数年之久。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咖啡铺里最热衷的常客：行旅商人、周游传教的乐师、军官、法院神职人员和年轻热血的学生都自觉或不自觉

地属于这场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欧洲远征的中坚。不言而喻，他们往日的咖啡嗜好也自然而然地被带到了遥远的多瑙河畔的前沿阵地。在最初的轮番攻坚受挫之后，围城扎下了长期驻守的营寨，也搭起了不可缺少的咖啡帐篷。热气喷香的家乡咖啡成了他们在异国消磨无聊的时光和抵御北部严寒的秘方，同时也带来了一笔利润可观的生意。因为当漫无尽头的围城战役变成了纯粹的外交桌上马拉松游戏之后，连战场对面的奥军官兵和维也纳市民也禁不住不断飘来的咖啡浓香和种种传闻的诱惑，不时越过早就没有刀光剑影的火线，进入土耳其人的营帐品尝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的令人兴奋不眠的“黑色饮料”。军营无形中成了变相的咖啡铺和交易场所，一批批咖啡豆被精明的土耳其商人悄悄运过名存实亡的战地防线，涌进了维也纳和它背后广阔的欧洲地区。这实际上也是以后西方百年不断的大规模咖啡走向的开始。难怪维也纳流传着一句老话“欧洲挡得住土耳其人的弯刀，挡不住土耳其人的咖啡。”

历史似乎是应验了这个断言，在战线南端不远的威尼斯 1645 年出现了全欧首家街头咖啡馆，1656 年来奥国议和的土耳其特使卡哈·穆特巴夏更是劳师动众，带着 300 多个随员和全套东方奢侈品，包括咖啡正式进入维也纳城，拜见奥地利皇帝。随团的两位技艺高超的咖啡厨师几乎每天都是特使宴上惹人注意的主角。他们不但烹调各式可口的咖啡，而且展览富有豪华色彩的品尝咖啡的东方仪式和绚丽考究的咖啡餐具，成为轰动整个首都的新闻。维也纳全城仿佛都卷进了一场不可遏止的咖啡热，特使府里贵宾盈门，门前的广场上也支起桌椅，款待过路客人和市民。据记载，仅请客消耗的咖啡每天就达几十千克之多。这场历时数月成果辉煌的咖啡外交，4 年后在欧洲另一强国法兰西首都巴黎再度重演，为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赢得了战场上得不到的近 20 年喘息备战的时间，而欧洲则从自己对手那里得到了或许是更为宝贵和长久的咖啡文化的精华。维也纳和巴黎后来成为西方城市咖啡馆发展中引领潮流的两大翘楚，这大概也与这段历史有着不可忽视的渊源关系。

1683 年奥斯曼大军再度卷土重来，同年在重兵围困下的维也纳街头，出现了第一家公开营业的咖啡馆，以精悍出众的亚美尼亚商人约翰·迪奥达（Johannse Kiodato）为首的通晓欧洲和土耳其语言的商人，在战时不光为奥地利军队担任翻译和向导，而且也在火线两边从事获利惊人的咖啡贸易，在满足他们自己经营的咖啡馆需要的同时，还为许多贵族和富有市民家庭沙龙咖啡聚会解决了原料短缺的燃眉之急，深得上层人士的青睐。

两年后，奥地利彻底击溃强敌，重新恢复了在巴尔干和东欧的势力范围。作为奖赏，约翰·迪奥达也从皇宫获得了在帝国独家专营咖啡业的特权。这点虽曾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早期维也纳咖啡馆多彩的发展，但他苦心经营的遍布整个庞大



上午
咖啡
下午
茶

帝国的运输和销售网络，却满足了欧洲心脏地区的无数人对咖啡的渴望。后来，他在战时和土耳其人过于密切的关系终于引起了宫廷的猜疑，不得不流亡威尼斯，暂避风头。至此，他的行业垄断也就名存实亡了。几年后，当他得到特赦，匆匆忙忙重返首都的时候，不禁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咖啡业的飞速发展大吃一惊。这些咖啡馆大都是由他的“同乡”或来自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的“土耳其”人开办的，自然而然地带有相当浓厚的“中东”风味：许多街头拐角飘出咖啡热香的狭窄店堂里，还可以看见君士坦丁堡咖啡铺里特有的靠墙的长板凳，烧柴的咖啡炉，里面的客人也大部分是来自附近市集的摊贩、工匠和异乡谋生的手艺人。严格地说：这些还只能算是小小的简易咖啡铺子。

那时，中上层社会的人们还陶醉在自己家里封闭的私人咖啡圈子里，热衷于最初经济成功的自由市民阶级还未成为左右社会政治的力量。今天人们所熟悉的，或者想象中的高雅、舒适、具有开放的社交沙龙气氛的纯欧洲风格的咖啡馆，在当时还要等待大约 50 年的时间——直到市民意识普遍觉醒的启蒙主义时代，才真正开始登上维也纳和其他西方城市生活的舞台中心。



咖啡旅行

陈丹燕

巴黎：“两个丑八怪”咖啡馆

“两个丑八怪”坐落在圣日耳曼小广场边上，在成千上万家巴黎咖啡馆里，它上了各语种的巴黎导游书，因为它是塞纳河左岸出了名的作家咖啡馆，甚至巴黎文学圈还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文学奖，也叫“两个丑八怪”。

其实那“两个丑八怪”，却是店堂里的两个木头人雕像，两个尖嘴猴腮的人，穿了中国清朝的衣服，留了奸诈的八字胡。

从前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常常去那里会朋友、读书、高谈阔论和写作，没有成名的天才在这里把自己最重要的成名作三文不值两文地卖给出版商。没有钱住好房子的人，一早就来到这里，帮酒保一起放下昨夜翻起在咖啡桌上的椅子，然后买一杯牛奶咖啡就开始写作，省了暖气的钱，就像海明威在1921年到1926年在圣日耳曼广场的咖啡馆里度过的写作生涯一样。但还有别的原因，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咖啡馆已经形成的自由无拘、畅所欲言的气氛。别的桌上嗡嗡的细小谈话声，刺激着自己倦怠的思想，激发着自己想表达的愿望，偶尔进来坐在门边等人的年轻姑娘，以浑然不知的姿态，打开了海明威的思路，“也许我可以把她写到小说里去。”他这么想。灵感突然来了：意念，细节，故事，紧跟着汹涌而生动地汨汨而来。也许这就是巴黎的文人们，把咖啡馆当做是自己家的一个房间的原因。我相信一定有许多人像海明威一样，可最终是海明威出了大名，于是，我们现在就只知道他的故事了。进入“两个丑八怪”，用眼睛找到的是结实粗壮的美国青年，上唇留着剪齐的胡子。

也有人喝醉酒，吵架，调情，用报纸的一角团起来掏耳朵，好像这儿是大家的起居室。在1950年波伏娃给美国情人的信里，她提到在这里写《第二性》时被来找她说话的人干扰的事，因此她决定上午在家里写作了。要是会她的同性恋女朋友，听她说自己写的小说，她们还是到这里，那个丑女人爱着波伏娃，坐在她对面眼泪汪汪地说着自己不求回报的爱情。而波伏娃对奥尔格伦说，自己不得不假装高兴地接受，为了不要太伤她的心。

萨特有一张有名的照片，他低着一对鼓出来的大眼睛在咖啡圆桌前，读放在